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世  
文  
書  
目  
考  
卷  
之  
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魯頌四之四

**傳**

魯少皞之墟

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郊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

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

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

王氏應麟曰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里羽山

在海州朐山縣

西北一百里

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

孔氏穎達曰史

記魯世家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曲阜周公不就封卒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合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

今襲慶東

平府沂密海等州。卽其地也。

皇輿表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

州。沂州。今沂州。俱屬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今寧海州。屬登州府。竝隸山東。

成

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

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

鄭氏康成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

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

氏穎達曰。禮運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

之後。得郊天。申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者之後。

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

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

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其後又自作詩

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王氏炎曰。魯頌皆以美其君。與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



樂。此頌之變也。○嚴氏粲曰。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朱氏公遷曰。以其皆稱美頌禱之辭。故不謂之風。而謂之頌。

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為僖公之詩。

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

其體固列國之風。孔氏穎達曰。名雖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曹氏粹中

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

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况夫

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

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著於篇

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

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

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

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

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



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

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蘇氏轍曰：頌之為詩，本於其德而已。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范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

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疑焉。故詩有魯頌，所以尊周也。○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禘。四也。○章氏俊卿曰：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此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此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黃氏佐曰：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其審聲以配樂而不徒作也明矣。以魯而廁商周，是猶秦穆之誓，土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

駟

古榮

反

牡馬

叶滿

反

古榮

之野

叶上

與反

薄言駟



者叶章有驕戶橘有皇有驪力知有黃以車彭彭

叶鋪思無疆思馬斯臧

**集傳**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孔氏穎達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肥張者充而張大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

外謂之坳鄭氏康成曰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坳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

時則自驪馬白跨曰驕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驪黑色也肥健耳

跨據黃白曰皇孔氏穎達曰黃而純黑曰驪孔氏穎達

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成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駢曰黃孔氏穎達曰駢

次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二十一 魯頌 四

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彭彭盛貌。毛氏萇曰有力有容也。思無疆言其思之

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朱氏公

言僖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

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亦此意也。劉氏

瑾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騶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

公之馬則言其駒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

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集說** 毛氏萇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

**集說**

馬有駑馬。○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

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蘇氏轍曰僖公推其誠心

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為不可徧舉故舉其



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姚氏舜牧曰：思無疆，不專牧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即馬一節觀之，而皆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臧焉，斯可見其略矣。○徐氏常吉曰：馬重駟，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思字，就馬政修舉言。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

符悲反有駟，有騅，以車伾伾。符不反思無期，思馬斯

才。叶前反

**集傳**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

孔氏穎達曰：雜毛是體，有立種之色，相閒雜。上云黃白曰

皇黃駢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駟。孔氏

穎達曰。郭璞曰。赤黃曰駢。孔氏穎達曰。周人尚赤。而牲

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上云黃駢曰黃。青黑曰駢。孔氏

是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駢。是赤而微黃。穎達曰。駢者。黑色之名。蒼駢曰

駢。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伍伍有力也。無期猶無

疆也。才材力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伍伍有力。○張氏耒曰。斯臧良馬也。斯才戎馬也。臧者

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溥言駟者。有驪徒河有



駱有駟音有雒以車繹繹叶七思無斃叶七思馬叶七

斯作

**集說**賦也。青驪驎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

錢驄也。許氏慎曰。青驪白鱗。文如龍魚。白馬黑鬣曰駱。孔氏穎達曰。鬣

赤身黑鬣曰駟。孔氏穎達曰。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駢馬。故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

鬣曰雒。繹繹不絕貌。黃氏一正曰。繹繹連屬。斃厭也。作

奮起也。何氏楷曰。作。即易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

音遐叶有驪。音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

思馬斯徂。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

毛曰駟。孔氏穎達曰。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駟。郭璞云。彤赤也。卽今赭白馬是也。豪駟。戶晏

反曰驪。豪在骭而白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駟。脚脛。然則駟者。膝下之

名。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羅氏願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燄若目小而多白。

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祛祛。彊健也。徂。行也。何氏楷曰。以病故其序尤在後。駕給使之車。



可以策逐而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

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使思無邪也。蓋詩之功用如此。○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

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爲不過乎此也。

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

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王氏安石曰。思無邪。

一。出於五。○彭氏執中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劉氏瑾曰。詩之爲教。無非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惟思無邪之語。旣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王氏守仁曰。思無邪一言。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語。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

夫。蘇氏曰。昔之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梁氏益曰。左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言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爲義。斷取其一章也。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呂氏大臨曰。僖公之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

徂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范氏處義曰。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駟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許氏謙曰。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其卒章辭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培克苛斂以致之者也。○

朱氏公遷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鄧氏元錫曰。魯頌首駟。重本也。思無邪。政本也。思無疆。無期則大。無斁則久。無邪則貞。○鄒氏泉曰。各章上思字。汎就平日立心言。下思字。則思及於馬。凡畜之而不枉其性。用之而不窮其力。食之而必以其道。策之而曲盡其材。皆是也。

### 駟四章章八句

**集說**

朱氏謀埠曰。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沈氏萬鈞曰。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憫其衰亂之相似也。夫憫其衰亂之相似。則豈不喜其興復之相侔乎。是故魯之駟牡。揚於頌衛之駟。牝衷於風。

有駟

蒲必反

有駟駟彼乘

繩證反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

于胥樂音兮洛兮

**集傳**興也。駮馬肥強貌。許氏慎曰：馬飽也。○郝氏敬曰：重言有駮者，非一馬也。明

明辨治也。歐陽氏修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朱氏公遷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道燕飲而先之以夙

夜明明，蓋勤勞治理。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以其餘暇為樂耳。

坐或伏如鷺之下也。陸氏佃曰：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徊，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

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也。咽與淵同。陸氏德明曰：鼓聲之深長也。咽本又作淵。

毛氏萇曰：咽咽，鼓節也。○孔氏穎達曰：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或曰：鷺亦興也。

毛氏萇曰。鷺以興潔白之士。○鄭氏康成曰。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歐陽氏修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鄭氏康成曰。至翔集有威儀也。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劉瑾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魯之羣臣乘其駮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於公所而不敢懈。○輔氏廣曰。駮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

○有駮有駮。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集傳** 與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集說**

毛氏萇曰。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孔氏穎達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

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卽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曹氏粹中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季氏本曰。在公飲酒。相導以和也。明明在其中矣。醉言歸止。而不過之意。○何氏楷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此之謂能樂。

○有駉有駉。駉彼乘駟。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

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反君之有穀。詒孫子。叶

里反于胥樂兮。

**集傳**

與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

孫氏炎曰。色青黑之閒。

載則也。有。

有年也。

孔氏穎達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

穀善也。或曰祿也。

何氏

楷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歲歲豐登。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祿也。

詒遺也。

何氏楷曰。

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

頌禱之辭也。

朱氏公遷曰。頌禱則願之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無荒

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曹氏粹中曰。君民如此治

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

善。則無疆之休也。○輔氏廣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

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

謂善頌善禱也。○黃氏佐曰。豐年而繼於後。則常有以



需國用而贍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常有以固人心而承天命。

**總論**

范氏處義曰。始言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臣相

與飲酒而宴樂耳。始言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未若卒章。人臣稱願。歲歲有年。君子之穀。詒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姚氏舜牧曰。詩本燕飲。而章內都著風夜在公句。首章更著在公明明句。見君臣之所先圖者。在國家之幾務。政有餘暇。然後燕以樂耳。

# 有駉三章章九句

**集說**

鄧氏元錫曰。有駉。有小雅慈惠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安。

思樂

音洛 普半反

水薄采其芹

其斤反

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

叶其斤反

其旂芨芨

蒲書反

鸞聲噦噦

呼會反

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

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

毛氏萇曰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其東西

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

以名也

鄭氏康成曰辟廱者築土繼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北無也。孔氏穎達曰北無水者下天子耳。

芹水菜也

嚴氏粲曰戾至解見采菽



也。毛氏萇曰：葭葭飛揚也。錢氏文子曰：葭葭草葉多歲矣來也。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

噦和也。毛氏萇曰：噦噦言其聲也。○孔氏穎達曰：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王氏安石曰：觀其旂

其物葭葭而有容聽其響。其聲噦噦而有節。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劉

瑾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眾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頌禱之事。

**集說**

李氏樛曰：菁莪以莪喻人才。豐水有芑以芑喻人才。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芣皆是言

僖公能育人才也。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漢明帝開辟廡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從之者多宜矣。○嚴氏粲曰：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何氏楷曰：興意在大小從公二句。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

可以取而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廢夫芹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

反其馬蹻蹻。甘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毛氏萇曰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和

顏色也。毛氏萇曰色溫潤也

**集說** 李氏樛曰。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為善育人材歟。以

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之中。



風化之盛可知矣。○黃氏樵曰。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節。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莪莪。聞其鸞。則樂其歲歲。見其馬。則樂其躡躡。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卽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輔氏廣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爲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劉氏瑾曰。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漙采其芣。

叶謨九反

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旣飲旨酒。永錫難老。

叶魯吼反

順彼長道。

叶徒吼反

屈此

羣醜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

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

陸氏璣曰：茆與蓴菜相似。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長

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

孔氏穎達曰：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醜衆人民。○王

氏安石曰：順從此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言在泮飲酒則是在泮宮燕飲矣。自此而下皆頌禱之辭。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

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謂長久之道也。其曰羣醜雖曰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朱氏善曰：三章教畢而燕賢者樂告以善道內治益修遠人自服也。○季氏本曰：永錫難老欲其久於敷教以致治安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



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候五反

**集傳**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集說** 李氏樗曰。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內焉能慎其明德。外焉能慎其威儀。民所以慕

其德而化之也。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祿是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范氏處義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為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輔氏廣曰。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黃氏佐曰。敬德。欲存養省察無間也。敬儀。欲動容周旋中禮也。文武兼資。所以昭假乎烈祖。所謂靡有不孝也。自求伊祐。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叶蒲

北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 淑問如皋陶。叶

周反 在泮獻囚。

**集傳**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孔氏穎達曰。馘臨陣格殺

之而取其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孔氏穎達曰。生

所謂執訊者也。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鄭氏康成曰。定兵謀也。及其反也

設奠於學。而以訊馘告。鄭氏康成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孔氏

穎達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

也。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李氏樗曰。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范氏處義曰。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詩意欲歸功於學校。見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修學校為先。泮宮既修。已足服淮夷矣。况有虎臣以征伐。又有善折獄如皋陶者。則僖之服淮夷為可信矣。○嚴氏粲曰。詩人因其修泮宮。可以為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劉氏瑾曰。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鄒氏泉曰。有事官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如閼宮修廟。亦曰奚斯所作。可見作泮如何。便服淮夷。蓋泮宮者。所以講學行禮興賢育才。而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於斯也。

○濟濟子禮反

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

他歷反

彼

東南

叶尼心反

烝烝皇皇不吳

音話

不揚不告于訕

音凶

在

泮獻功

**猗猗**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

陸氏德明

曰狄遠也。○王氏安石曰攘而

逃之也。○蘇氏轍曰狄古逖通

東南謂淮夷也

孔氏穎達曰淮

夷在魯

烝烝皇皇盛也

爾雅烝烝作也。○郭氏璞曰物

之東南

竝進而向敵也烝烝然

不吳

嚴氏粲曰

不揚

嚴氏粲曰

肅也不告于訕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鄭氏康成曰訕訟也無以爭訟之事



告於治訟之官者。○李氏樗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於治獄之官。左傳。穿封戍與公子圍爭囚。是也。

**集說**

蘇氏轍曰。言其羣臣無忿狃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逖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皇其大。未嘗

有謹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李氏樗曰。人心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所以廣也。心

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有威武。逖遠淮夷於東南。不

得度。劉我邊陲。○劉氏瑾曰。願公之臣。皆有才德。以立

功也。○朱氏善曰。祖茲淮夷。徐戎竝興。見於費誓之書。

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

頌禱其君。必至於逖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角弓其觶

音求

東矢其搜

色雷反

戎車孔博。徒御無

斃

叶弋反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叶宜反

式固爾猶。淮夷

卒獲

叶黃 郭反

**集傳**

賦也。觥，弓健貌。

鄭氏康成曰：言持弦急也。

五十矢為束。或曰：百

矢也。

孔氏穎達曰：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

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

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

搜矢疾聲也。

孔氏穎達曰：搜為矢行之聲。言

勁且疾也。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命也。

王氏安石曰：孔淑不逆，言

無復作慝，而順以服也。

蓋能審固其謀，猶

鄭氏康成曰：堅固軍謀，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

出兵也。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集傳**

輔氏廣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  
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爲苟能  
審固其謀。猶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  
魯國想心爲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劉氏瑾曰。  
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朱氏公  
遷曰。征伐之道。用武在下。發謀在上。智勇兼濟。成功可  
期。亦祝願  
之意也。

○ 翩彼飛鴉。

吁驕反

集于泮林。食我桑黹。

尸荏反

懷我

好音。憬

九永反

彼淮夷。來獻其琛。

敕金反

元龜象齒。大

賂南金。

**集傳**

興也。鴉。惡聲之鳥也。

嚴氏粲曰。解

黹。桑實也。

許氏慎曰。

桑甚之。憬覺悟也。琛寶也。陸氏德明曰。舍人云。美寶曰琛。元龜尺二寸。

司馬氏遷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穎達曰。漢書食

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尺

二寸。賂遺也。鄭氏康成曰。大猶廣也。廣

也。賂者。賂君及卿大天也。南金。荆揚之金

也。毛氏萇曰。南。謂荆揚也。鄭氏

康成曰。荆揚之州。貢金三品。此章前四句。與後四

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集說**

尹氏焯曰。周原膾膾。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曹氏粹

中曰。傳曰。桑黹甘香。鴟鴞革響。是知鴟食桑黹。則其音

變而美也。泮林有黹。鴟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

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李氏禱曰。集

于泮林。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



於我無有惡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遂願其既服淮夷之後。淮夷如是來朝貢於魯。有是寶物之富。凡貢物。龜爲前列。故先及之。○嚴氏粲曰。淮夷世爲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爲淮夷亦將來慕也。○劉氏瑾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總論**

劉氏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

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祀。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鄒氏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詞也。○鄒氏泉曰。此詩。見僖公建學育才。固足稱賢者。而魯人欲其修德服遠。蓋亦寓規戒之意。○黃氏一正曰。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人君蒞之以講學行禮。行禮有燕。故此燕飲。作詩以頌之也。

# 泮水八章章八句

**集說**

王氏應麟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闕筆位反

宮有血況域反

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

其德

不回上帝是依叶音隈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回反

是

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

黍稷重直龍反

穆音六叶六直反

植

徵力反稗菽麥叶訖力反

奄有下國叶于逼反

俾民稼穡

有稷



有黍有稻有秬

求訖反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象呂反



賦也。闕，深閉也。宮，廟也。

呂氏大臨曰：闕，宮。魯廟非姜嫄廟也。○朱子曰：魯之

羣廟也。

恤，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

孔氏穎達曰：枚枚者，細密

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鄒氏泉曰：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

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

孔氏穎達曰：作

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犬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毛氏萇曰：上帝是說見生民篇。

李氏樛曰。無菑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圻不副也。彌月不遲。即生民所謂誕彌厥月也。先種曰植。後

種曰穉。孔氏穎達曰。重稼。植穉。生。奄有下國。封於郟也。

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孔氏穎達曰。禹能平水土。

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

種禹所治之地也。○范氏處義曰。論語曰。禹稷躬稼。謂

相因以成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姜嫄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

堯時洪水為菑。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曰繼禹之事也。

○劉氏瑾曰。首章推本。僖公所奉之祖。上出於后稷也。

○朱氏公遷曰。下國。指郟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止封



部而教民稼穡則徧乎天下也身親稼穡而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季氏本曰此先言作廟之盡善以見僖公崇重周公之意也。次述姜嫄生后稷之由以推本周公相武王功業之所自始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音都商之旅克咸

厥功叶居古反王曰叔父扶雨反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反

**隳**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

曾氏鞏曰：大王蓋諸侯之

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

寢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

迹之語而言之過耳。○朱子曰：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大

王有翦商之心也。○趙氏順孫曰：蔡節齋云：大王雖未

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

屆極也，猶言窮極也。

黃氏佐曰：

屆與無過爾躬之過字相同，觀前徒之倒戈，即大命之

過躬也。○徐氏光啓曰：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

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變節之意，惟

致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虞慮也，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

鄭氏康成曰：其

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

二心也。無復虞度也。天視護汝，至則克勝，敦治之也。范氏



處義曰。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嚴氏案曰。謂治而正之。季氏本曰。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也。咸同

也。范氏處義曰。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如一心。所謂咸者如此。郝氏敬曰。上帝臨視。天心順也。三千同心。

人心應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季氏本曰。見其

以一心而成功。蓋為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

伯禽也。啓開宇居也。鄭氏康成曰。謂封以方七百里。古公善百二十歲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范氏處義曰。

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邠。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邱民而可

為天子。大王自幽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者如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許氏謙曰。實始翦商。謂周之所

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蓋古公遷岐。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傳說為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書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真得詩人之旨矣。○朱氏公遷曰。言大王文武繼世而成業。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叶獎龍旂承祀叶養六纁耳耳里反



春秋匪解。

音懈叶訖力反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享以騂犧。

以虛宜虛何二反

是饗是宜。

牛奇牛何二反

降福既多。

章移當何二反

周公曰。王祖亦其福女。

音汝

**集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

鄭氏康成曰。小城曰附庸。

小國不能自達

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陳氏祥道曰。民功曰庸。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

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因大國以姓名

通。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顓臾亦魯附庸。在魯

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

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其勢

必不止於百里。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

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

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

也。劉氏瑾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耳耳。柔從也。春秋。

錯舉四時也。鄭氏康成曰。春秋猶言四時也。○感過差。

也。范氏處義曰。此言僖公祀於廟之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

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孔氏穎達曰。明堂位稱成

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

○朱氏公遷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牲用騂牲。毛氏萇曰：騂，赤犧，純也。○董氏仲舒謂

羣公。劉氏瑾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此章

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此指羣公。此章

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

此也。黃氏佐曰：格神獲福，皆是未。然專國人稱願之如此耳。

**傳說**

鄭氏康成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

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魯，加賜以山川土田

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

則不得專臣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

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

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孔氏穎達曰：明堂

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

之章。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李氏樛曰。春秋書郊多矣。大抵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美非美也。○輔氏廣曰。此章言封魯公之事。而遂以頌僖公之能奉祭祀。而願其祖享之。以膺受多福也。龍旂承祀。儀物之盛也。六轡耳耳。車馬之整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僖公之誠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魯公受封。子孫得以主祭而僖公又善於致祭如此。則格神受福。乃其必然也。○鄒氏泉曰。龍旂四句。是廟祭而致敬也。皇皇三句。是郊祭而致敬也。是饗二句。郊祭獲福也。周公二句。廟祭獲福也。先言廟祭者。時修廟也。郊祭獲福連言之者。蒙上文也。○韋氏調鼎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思周公之明德。大功而賜之也。劉氏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信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

叶戶郎反

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七羊反

毛魚薄交反

載側吏反

羹叶盧當反

邊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

如鐘鼓噲噲之類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叶祛羊反

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

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集傳**

賦也嘗秋祭名

鄭氏康成曰載始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福衡

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

其福衡是也

鄭氏衆曰所以福持牛也。孔氏穎達曰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福迫此牛。

秋

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

朱氏公遷曰預敬其事曰夙戒

白牡周

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

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孔氏穎達曰。公羊傳

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說文云。牯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通作牯。犧尊

畫牛於尊腹也。

孔氏穎達曰。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於尊腹之上。畫為牛形。

或曰尊

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王氏肅曰。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

犧尊。以犧牛為尊也。○馮氏復京曰。宋蔡條云。徽宗崇

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

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毛魚。周禮封人

牛形。開背受酒。則阮謏之言。殆憶度耳。

毛魚。周禮封人

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

許氏謙曰。似鹽反。湯中燻肉。

去其毛而魚



之也。馘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

孔氏穎達曰。以特牲土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

故以此羹兼二羹也。

大羹。大古之羹。湑。

欽入聲。

煮肉汁不和。

鄭氏康成曰。無

鹽。盛之以登。

爾雅。瓦豆謂之登。

貴其質也。

鉶羹。肉汁之有菜和

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

堂房也。

鄭氏康成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下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孔氏穎達曰。明堂位

曰。周以房俎。注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

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全烝。謂全載。

萬舞名。

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嚴氏粲曰。萬舞。文武二

震。騰。驚動也。

曹氏粹中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

舞之總名。解。見。邶。簡兮。

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

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

嚴氏祭曰。願有

壽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

為三也。

鄭氏康成曰。此皆慶孝孫之辭也。曹氏粹中曰。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自牲至舞。皆言禮之備也。既言僖公盡其禮敬。遂假

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劉氏瑾曰。此章專言僖公致

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姚氏舜牧曰。秋而載嘗

節。專指闕宮之祭言。熾而昌。指其業所統承。壽而臧。指

其身所享受。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以下。又申言其熾而

昌壽而

臧處

○ 公車千乘。

繩證反。叶神陵反。

朱英綠縢。

徒登反。

二矛重

直龍



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曹朱綬息廉反叶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及黃髮台背。叶蒲寐反壽胥與試。

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吾蓋反叶萬有千

歲。省壽無有害。叶暇憇反

**集傳**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

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成

方六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孔氏穎達曰。左

傳。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蕞。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右持矛。

孔氏穎達曰。戰于鄆陵。左傳稱樂鉞為右。使人告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鉞御持矛焉。鐵之戰。衛太子為右。禱云。

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中人御。孔氏穎達曰。甘誓云。左不

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步卒七十二人。

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劉氏瑾曰。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

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氏倬曰。

集傳據司馬法而言。魯之封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豈儉於百里而已哉。朱英所以飾矛。孔氏穎達曰。清人云。二矛重英。故云朱英矛。綠滕所以約弓。

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綠滕所以約弓。



也。孔氏穎達曰。小戎云。竹閉緹。滕傳曰。緹。緹。滕。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亦為約之。以繩。二矛。

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毛氏萇曰。重弓。重於鬯中。也。○李氏樛曰。凡此。皆言

器械之備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

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

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孔氏穎達

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

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

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

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

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朱氏公遷曰。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

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

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朱氏公遷曰。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

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孔氏五百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穎達

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貝胄。貝飾也。朱氏公遷曰。綫綫也。以朱綫綴

貝而飾。增增眾也。李氏樗曰。眾之進。則增增然而多。戎西戎狄北狄鷹

當也。荆楚之別號。王氏應麟曰。春秋莊十年。書荆僖元年。始書楚舒。其與國也。



鄭氏康成曰。舒舒鳩舒鄒音了本又作蓼舒庸之屬。○

王氏應麟曰。舒鳩。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

東夷國。謂之羣舒。皆偃姓。孔氏曰。又有懲艾。孔氏穎達

龍舒。龍舒故城。在無為軍龍江縣西。懲艾。曰。懲艾皆

創。故為艾也。○章氏甫曰。彼入寇而承禦也。范氏處義

我當之為膺。我伐寇而彼畏之為懲。承禦也。曰。莫我敢

承者。莫敢當我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鄭氏康

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孔氏穎達曰。僖四年經

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羣舒是楚之與國。故

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李氏樛曰。泮水美僖公

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

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辭。○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何也。朱子曰。此是願頌之

辭。○劉氏瑾曰。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

專其功。而詩人之辭。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而祝其昌大壽考也

范氏處義曰。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者而艾。則言僖公也。

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

曹氏粹中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蘇氏曰。願其壽而

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朱氏公遷曰。王氏說優蓋以三壽作朋例之可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蘇氏轍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

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安也。

○王氏質曰。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劉氏瑾曰。承前章祭祀

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叶魚

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校反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叶卜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

**集傳**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

司馬氏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氏穎達曰：泰

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也。

詹與瞻同。

何氏楷曰：韓詩外傳說苑風俗通俱作瞻。

龜蒙

二山名

孔氏穎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王魯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粹中曰：龜

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何氏楷曰：蒙山一名

東山。孟子所謂登荒奄也。大東極東也。

孔氏穎達曰：地之最東。至海而

東山而小魯是也。

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

海邦。近海之國也。

季氏本曰：如萊牟之類是

海邦。故以東為極東。

也。

**隸說**

范氏處義曰。願其有功如此。○劉氏瑾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辭。下章放此。○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辭。專以擴充土宇為祝。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攝人心。收眾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為魯侯之功也。○季氏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曰荒。曰同。曰從。皆謂以德綏之。而得其歸心。如犬王文王之得人心也。○張氏彩曰。荒者。經略包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

○保有鳧

叶弋 灼反

遂荒徐宅

叶達 各反

至于海邦。淮夷

蠻貊

叶莫 博反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



是若

**集傳**

賦也。鳧繹二山名。

李氏樛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王氏應麟曰。

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宅居也。謂徐國

也。諾。應辭若順也。

季氏本曰。謂順魯侯之德也。

○泰山龜蒙鳧繹魯

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王氏應麟曰。傅氏曰。上已言荆舒。此

南夷。是南蠻也。蠻。貊。亦東方諸種。

**集說**

劉氏瑾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

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朱氏公遷曰。能守土宇。廣封疆。而盡東南諸國。又皆歸於魯。莫不心悅誠服之。

此尤詩人之所願也。○何氏楷曰。李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戎夏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為封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祗兵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為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

鉏里反 邦國曰廷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集傳**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鄭氏康成曰。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

是與周公有常邑。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曹氏粹中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氏穎達曰。諸侯有當屬魯。大德。受采邑於京師。



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劉氏瑾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集說**

蘇氏轍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輔氏廣曰。八章既禱其福壽。興復故疆。於是遂言其燕喜之事。閨門之內。則有令妻壽母。朝廷之上。則宜大夫庶士。外則保有邦國焉。則祉益多。而壽益固矣。○劉氏瑾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富壽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何氏楷曰。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通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

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栢。音角有鳥。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

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伊傳**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

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

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

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八尺曰尋。鳥大貌。王氏

肅曰。言無刻飾文章。徒

路寢。正寢也。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路大也。○黃氏

見松桷彊大至牢固。

佐曰。路寢在廟之

後。所以藏衣冠。新廟。僖公所修之廟。鄭氏康成曰。修

瑾曰。卽前所

謂闕宮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孔氏穎達曰。奚斯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

功役。課其章程而已。○朱氏公遷曰。教者。指令也。護者。

監視也。屬。功。則付以事。

曼長。鄭氏康成曰。修也。廣也。

碩大也。萬民

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鄭氏康成曰。國

**集說**

輔氏廣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桷者。猶易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工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也。○劉氏瑾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季氏本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蓋周公德澤及於天下。萬民莫不被其澤。而欲其廟貌之新者。見僖公之興此役。非妄勞民力也。春秋之中。凡用民於所不當為。必書。而獨不書作闕宮。謂此為當作。不以為勞民耳。

**總論**

黃氏樞曰。此詩膺戎狄。懲荆舒。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孔子取之。何也。夫子之意。蓋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是事。亦



人情之所願欲也。人情之所願欲。夫子安得而不取之。  
○嚴氏粲曰。闕宮止為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為  
頌禱之辭。○朱氏倬曰。詩人之論。自源徂流。故雖頌魯  
僖而土及乎后稷。大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  
自出也。因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故遂以夏正孟春  
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禮矣。魯人據其實而頌  
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豈非春秋。○朱子公墨曰。出  
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  
脫一句

### 二章章

### 八句二章章十句

**集傳**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集說**

胡氏一桂曰。竊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特

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夸。故朱子於殷武之

末。謂與闕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

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

爲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爲頌禱之辭也。○陳氏櫟

曰。僖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卽

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闕宮爲姜嫄廟者。固非。毛

又以新廟爲闕公廟者。尤非也。○朱氏公遷曰。出

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馴服淮夷言。致

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闕宮總以享受福祿言。

#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集說**

王氏安石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



故也。○章氏俊卿曰。駟詩言牧馬之事。有駢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則毀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

# 商頌四之五

**集傳**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

鄭氏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堯之末年。

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孔氏穎達曰。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孔氏穎達曰。殷本紀云。契

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圍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

其後三宗迭興。

許氏謙曰。大甲受伊尹之訓。反善修德。諸侯咸歸。是為太宗。至大戊

伊陟為相。殷復興。是為中宗。武丁舉傅說為相。殷道復興。是為高宗。所謂三宗也。

及紂無

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

以奉商後。

鄭氏康成曰。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微子啓為宋公。為商後。

○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

其地在禹貢徐州

泗濱。西及豫州盟。

音者之野。孔氏穎達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



云導荷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主氏應麟曰。郡縣志。宋州。禹貢豫州之域。高辛氏之子闕伯所居商邱。今州治是也。契孫相土亦都於此。春秋為宋國都。自微子至君偃三十三世。為齊楚魏所滅。○泗水在兗州泗水縣。至淮陽軍宿遷縣南。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孔氏穎達

入淮。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七世至戴公時。孔氏穎達曰。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覲立。卒。子哀公

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大夫正

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

考甫。陸氏德明曰。宋潛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

孔氏穎達曰。世本云。宋潛公生弗。父何。弗父

何生孔父。孔得商頌十二篇於周犬師。鄭氏康成

父生正考甫。曰。周犬師

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穎達

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

也。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

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

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皇輿表應天府。今歸德府。隸河南。毫

州。今鳳陽府。

亳州。隸江南。

州。今鳳陽府。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大師  
 孔子錄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  
 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  
 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  
 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  
 也。○孔氏穎達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  
 夏之篇章。既以泯棄。惟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  
 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  
 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  
 於是。聖人之深意也。○歐陽氏修曰。案周本紀。稱  
 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  
 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  
 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商頌之存。  
 豈異是乎。○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  
 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  
 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

商頌

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凌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朱子語類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王氏應麟曰：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史記宋



世家。襄公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考之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鞀音桃鼓奏鼓簡簡。衍我

烈祖。

**隹傳**

賦也。猗。歎辭。

孔氏穎達曰。美而歎之也。

那。多。

王氏安石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曹氏粹中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置。陳也。

歐陽氏修曰。置。當讀如置器之置。

簡。

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

孔氏穎達曰。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

記。

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

鄭氏康成曰。滌蕩。猶搖動也。

樂三。

闕然後出迎牲。陳氏澹曰：迎，卽此是也。劉氏瑾曰：凡聲

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朱氏公遷

曰：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滌蕩者，動而發

散之義，樂所以動其。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和而散之於外也。

**集說** 毛氏萇曰：鞀鼓，樂之所成也。孔氏穎達曰：禮記

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

於鼓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

樂，則以鞀將之。注曰：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

也。陳氏澹曰：鬼神在天地間，陰陽合散，而聲音之道

無閒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欲以此樂之聲音，號

呼而詔告於兩閒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朱氏

公遷曰：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

始而置之，既而奏之，言之序也。黃氏佐曰：此節是將

祭之時也。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亦如周人取蕭祭脂



亦以未祭之先求神也。○唐氏汝諤曰：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爲鞀鼓。鞀以兆奏鼓者也。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案此則奏鼓管之時已先奏鞀可知矣。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叶於中反。嘒嘒管

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

厥聲。

**集傳**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歐陽氏修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頌作於

何時所斥者何王耳。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

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范氏處義曰：謂祖考所以安我

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謂神明來格也。孔氏穎達曰。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嚴氏粲曰。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周氏昌年曰。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

禮記曰。孔氏穎達曰。所引禮記。祭義文也。齊之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孔氏穎達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

齊三日。乃見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

其所為齊者。朱子曰。見所為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何氏士信曰。慕容氏曰。思之



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如此。祭之日。入室。僂音然必

有見乎其位。孔氏穎達曰。入室。初入廟室。僂。周旋出戶。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穎達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

息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出戶而聽。愾開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此之謂思成。朱氏

公遷曰。以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

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

頗有脫誤。今正之。張氏所望曰。鄭注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

次定年... 商頌

尚茫然。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淵淵深遠也。王氏安

心於是安矣。箋語渾融。亦自明白。淵淵深遠也。石曰。淵

淵深也。深以。嘒嘒清亮也。毛氏萇曰。嘒

言其聞之遠。嘒然和也。磬。玉磬也。堂上

升歌之樂。非石磬也。毛氏萇曰。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

物之成。○孔氏穎達曰。磬非樂之

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

○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

終如一。無隆殺也。○王氏安石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

上之樂諧也。○鄒氏忠肅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入力

高下。故依之。穆穆美也。孔氏穎達曰。穆穆然而美者。其

則為和平。樂之音聲。○黃氏震曰。樂以悅

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

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

鄭氏康成曰。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

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

**集說**



言之。○陳氏暘曰。言鞀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  
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鞀鼓  
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  
奪倫之意也。○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  
簫爲主。故言簫韶九成。○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  
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  
○李氏樛曰。樂器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  
樂聲和也。○朱氏公遷曰。八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  
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湯孫之  
樂。可謂甚美矣。○何氏楷曰。旣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  
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  
平。○陳氏際泰曰。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  
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  
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  
有精氣。而借聲以  
召之。神無不格矣。

庸鼓有鞀。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集傳**

庸。鏞通。

毛氏長曰。大鐘曰庸。

鞀。鞀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濮氏一之曰。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二舞之總名。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

有序。蓋上文言執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

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

庭而祀事畢矣。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

前。王裸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

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

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

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尸



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  
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朱氏  
公遷曰。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三川五獻。  
祭先公七獻。大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  
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

也。

何氏楷曰。爾雅注作怡。

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人也。

○朱氏善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數。數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集傳**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

朱氏公遷曰。以行訓作。

不可

忘也。閔馬父。

韋氏昭曰。馬父。魯大夫。

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

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韋氏昭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

不敢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此其不敢專也。○朱氏公遷曰。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敬。禹之祇。舜之恭。堯之欽。愈推之。而其傳愈遠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平居則朝夕溫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以敬奉祀。德之美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然則朝夕則

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



也。○季氏本曰。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於誠敬也。故此遂言其敬之所自。溫恭朝夕。敬之常也。至於執事。則尤有恪。此則言其祭時之敬矣。

#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

鄭氏康成曰。顧猶念也。

此湯

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總論**

歐陽氏修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呂氏柟曰。那至綏我思成。總言奏樂期格乎湯也。執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

商頌

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緩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朱氏謀埠曰。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鞀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者。何哉。商人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大濩之樂。此所謂聲。即大濩之聲耳。

#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傳**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韋氏昭曰。名頌。頌之美者。

也。○孔氏穎達曰。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以那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大師校之也。

為首。其輯之亂。韋氏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

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曰云云。朱氏公遷曰。自古在昔。以下四

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勺。即此詩也。

**集**

歐陽氏修曰。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腩。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沈氏萬鈞曰。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此詩具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

侯五反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

賦也。烈祖。湯也。

孔氏穎達曰。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

秩。

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

劉氏瑾曰。頌詩所以美盛。

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  
已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  
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  
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  
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  
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鄭

康成曰。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范氏處義曰。言烈祖而  
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  
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呂氏祖謙曰。及爾斯所。  
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  
之所。其後蓋未艾也。  
所謂申錫無疆也。



**集說**

輔氏廣曰。凡子孫得以奉其祭祀於祖先者。皆祖先之福。有以錫被於子孫故耳。○朱氏善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酌。

叶侯五反

賚我思成。

叶音常

亦有和羹。

叶音郎

既

戒既平。

叶音旁

鬯

中庸作奏今從之

假

音格

無言。

叶音昂

時靡有

爭。

叶音章

綏我眉壽。黃者無疆。

**集傳**

酌酒。

何氏楷曰。清者。清潔之義。酌。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

酒只用一宿而成者。

賚與也。

毛氏萇曰。賚。賜也。○王氏安石曰。與。祖賚孝孫同。

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鄭氏康成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

荀氏悅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粹中曰釧羹也。

也。朱氏公遷曰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蓋

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劉氏瑾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

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定即戒平之謂也。呂氏祖謙曰清酤和羹皆言祭之始也。

嚴氏粲曰其事戒謹而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不苟其味和平而適宜。

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駸耳。吳氏師道曰中庸奏假無言章句奏

進也。進而感格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烈祖駸假傳依中庸作奏謂與上篇同義。案上篇

之也。烈祖駸假傳依中庸作奏謂與上篇同義。案上篇



那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輔

格於烈祖則奏字義不同廣曰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朱氏公遷曰肅

敬則靜齊一則定統而言之皆敬也。○黃氏佐曰饜假

無言句自主祭言時靡有爭句則指一時助祭者下之

諸侯皆是。○王氏志長曰無言非止不諠譁之謂靡爭

非止職不交侵之謂蓋湛然寅恭對越一念不起言其

所謂心無為以守至正也。警起一念便是爭矣。

載清酌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

又安我以肴壽黃耆之福也



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酌賚我思成謂以清酒裸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饜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

執事之臣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

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肴壽黃耆之福也。○

李氏樛曰。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酸鹹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醴假無言。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也。蓋宗廟之中尚敬。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爲盡善矣。○范氏處義曰。清酌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始用清酌。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吾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卽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燕享。每言羹定而後成禮。戒則夙戒其事。平則腥熟得節矣。羹既和。執事者至。寂然無聲。謂其講習既熟。臨事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省壽使我享黃者之年。無疆也。○朱氏善曰。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張氏彩曰。當醴假之時。渾然一敬。無有言說。而得於觀感者。已成靡爭之化。卽易所謂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記所謂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也。人孚如此。神格可知矣。



約軼

祈支反

錯衡

叶戶郎反

八鸞鶴鶴

七羊反

以假

音格

以享

叶虛良反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

來饗

叶虛良反

降福無疆

**集傳**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見載見篇

鄭氏康成曰約軼轂

飾也鸞在鏤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策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鶴然聲和。劉氏瑾曰采芑作八鸞瑒瑒。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鶴鶴載見曰條革有鶴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言助祭

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

唐氏汝諤曰以心曰假以

物曰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

鍾氏惺曰諸侯

來助祭。益見受命之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嚴氏粲曰。年豐則民安。故以年

豐為降康。亦使得以祭也。呂氏祖謙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

備物。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歐陽氏修曰。上言以享者。

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姚氏舜牧曰。以假以享。是人之以。來假來饗。是

神之。則降福無疆矣。

**集說** 蘇氏轍曰。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考

來假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曹氏粹中曰。諸侯助

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懽

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

李氏樗曰。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為祭之大。清

廟之詩。言肅雝顯相。雝之詩。言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皆



以諸侯來為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穰穰之福也。○朱氏道行曰：緣黃耆之祝未盡，降福之大，故又舉助祭諸侯萬國會同者推廣之。降福無疆，就今日之福及於後者言。與首章甲錫無疆，就前日之福及於今者，微不同。

#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

說見前篇。

**集說**

張氏彩曰：湯為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

**總論**

鄭氏泉曰：此詩首節本先祐以見得以奉祭之由，中二節備道其奉祭獲福之事，皆先祐之所及也。

末節冀先之饗也。

**附錄**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氏康成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穎達曰。祀中宗之樂歌也。中宗之有天下。由成湯創業。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歐陽氏修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范氏處義曰。謂中宗為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秩秩有序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

**案**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蓋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此烈祖之詩。鄭康成以為祀中宗。而經文烈祖則指湯。歐陽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不同。



其為遵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才  
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故黜序說而為祀成湯之樂。  
然毛鄭嘗先言之矣。毛以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  
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歸功於湯。鄭以為此時祭者  
當是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其說皆可通。  
然則將何去取乎。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  
頌得於周大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  
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故存其說  
以備經解之一義。

## 烈祖一章二十三句

**附錄**

李氏樛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  
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祭中宗  
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爾。  
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德。故那之詩專

言作樂烈祖之  
詩所以不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

於筆反夕鳥轄反

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

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  
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

名

王氏應麟曰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殷商兼稱○黃氏一正曰

宅殷土者後世所稱而追言於湯也

芒芒大貌

孔氏穎達曰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為



大貌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朱氏公遷曰言天又言帝天即帝互文耳。武湯以

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粹中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

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正治也。域封境也。歐陽氏修曰王

故此稱為武湯也。域彼四方謂湯

始受命以正。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

由生。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劉氏瑾曰此詩推本商人

人生於帝武。此詩追述契之生。以及於湯有

天下。猶闕宮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天使胤下而生商者。謂胤遺

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

商。日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朱子語類

問玄鳥詩吞卯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輔氏廣曰。上古天人感應。聖哲踵生。故商頌周雅。皆言契稷初生。其瑞應之異。乃如此。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所與。故能使四方諸侯無不受命。○嚴氏粲曰。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茫茫。然廣大。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為界域。天下一統也。

**付錄**

毛氏萇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

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穎達曰。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禘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



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契爲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以玄鳥至日所而得之。記其所祈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鳥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歐陽氏修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鳥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蘇氏洵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毛傳以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甚

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孰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嚳之郊禱而致是已毛萇以為郊禱之時適鳥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謂之降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康成以為娥簡取吞墮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候之文此據事以言詩也朱子以古有是說不敢定其為必無蓋就詩以言詩爾總之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於天故曰聖帝明王之生皆天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

反里 在武丁孫子叶獎

里反



**集說**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

鮮于氏侁曰。隨其所在之方。而

命羣后也。○黃氏光昇曰。厥后。謂其方之諸侯。與書舜

典。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禹乃會羣后。武成曰。王若曰。羣

后。義。九有九州也。嚴氏粲曰。以四方為界域。則九州在

同。九有。成天意也。武丁。高宗也。鄭氏康成曰。武丁修德。殷

其諸侯而奄有。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

宗。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

福。○興。湯氏修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范氏處義曰。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

輔氏廣曰。此詩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此蓋言商之

先后皆有其德。故其受天之命安而不危。以至於

今。猶賴其福。而得承其祭祀。○李氏公凱曰。湯乃隨其

所在之方。封建諸侯。覆有九有而為王焉。繼是而後。凡

所在之方。封建諸侯。覆有九有而為王焉。繼是而後。凡

所在之方。封建諸侯。覆有九有而為王焉。繼是而後。凡

所在之方。封建諸侯。覆有九有而為王焉。繼是而後。凡

為商之先君者。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王之孫與子也。

**附錄**

王氏肅曰。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湯

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嚴氏粲曰。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為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徐氏常吉曰。先后指湯孫子。即武丁。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音升龍旂十乘。

繩證反大禧。尺志

反是承。

**集傳**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



交龍之旂也。

鄭氏康成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孔氏穎達曰。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

十乘。竝至者。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竝時來朝。四

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巖氏粲曰。龍旂

十乘。舉諸侯之大糝黍稷也。孔氏穎達曰。祭之粢盛。唯

尊者而言之也。黍稷耳。糝字從米。故知是

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

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

祖也。龍旂十乘。大糝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者。皆

備車服。奉黍稷。此即其所賴之福也。○朱氏公遷曰。此

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臣。威德遠加。

祀事明

備如此。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武丁為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李氏樛曰。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嚴氏粲曰。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己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胡氏一桂曰。武王只合稱湯。而以稱高宗。然高宗既稱武丁亦可以稱武王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叶虎消反

**集傳**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

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集說**

曾氏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李氏樗曰。王畿千里。乃斯民

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朱氏公遷曰。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黃氏一正曰。肇域彼四

海。言定天下封域。自邦畿始也。

**附錄**

王氏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四海來假音格。來假音格。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

宜

叶牛何反

百祿是何

音荷叶如字

**集傳**

假與格同。祈祈。眾多貌。

鄭氏康成曰。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

覲貢獻。其至也。

祈祈。然眾多。

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

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

梁氏益曰。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靈

王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

之會。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

言亳即偃師。湯會諸侯於此。嚴氏粲曰。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

言周也。河。大河也。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為

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湯自南言景山四周皆

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春秋傳作荷。

大河也。何任也。鄭氏康成曰。百祿是。春秋傳作荷。

何謂擔負。天之多福。輔氏廣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

至。所祈然眾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

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

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嚴氏粲曰。四海朝

**集說**



觀諸侯輻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人心歸極者眾。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之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不替於今耳。

**附錄**

黃氏一正曰。武丁時都近河。言諸侯來假。大集於河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重。謂先王因天命而得天下。故有以詒子孫之福。後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故天下諸侯皆畏

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詒之福。

**附錄**

李氏樗曰。此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

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大抵言奄

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胡氏一桂曰。武湯與先后。皆指成湯。武丁與武王。皆指高宗。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者。成湯受命之初事也。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者。高宗中興。成湯所受之命。不至危殆也。

〔圖〕此章毛鄭以為祀高宗之詩。從序說也。朱子改為祀宗廟之詩。則是以意斷之爾。既泛言祀宗廟。則武丁非詩意所重。而武王靡不勝句。當指主祭之時。王言。然後儒以時王入廟祭其祖宗。而盛稱已之威德。為四海所歸命。於理未安。故從序立說。而指武王為武丁者居多。以見高宗有中興之功。故時王特祀而表著之。揆之詩義。亦可通也。

#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

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娥息容

反方將帝立子生商

**集傳**

賦也濬深哲知李氏釋曰哲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

於昏塞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

也范氏處義曰猶布帛之有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王氏應麟曰徐氏曰自其直方言之

員曹氏曰猶云廣輪有娥契之母家也司馬氏貞曰有娥當在蒲

州朱子曰舊說有娥國在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

不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

哲之君。

孔氏穎達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劉氏瑾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

皆是也。

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

為中國之竟。

境同。○孔氏穎達曰。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呂氏祖謙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

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

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

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

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曹氏粹中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

下之祥。既已於堯

舜之時發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



程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是時契已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卽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止須言契而已。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朱氏善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焉。

○玄王桓撥。

叶必烈反

受小國是達。

叶他悅反

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叶方。相。息亮。月反。

土烈烈海外。

有截。

**集傳**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

生也。王者追尊之號。

孔氏穎達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

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朱氏公遷曰。言追尊而不言追王。蓋追王之禮始於周。且湯之祖父。主壬主癸。未嘗稱曰王。不應舍壬癸而獨王契。此特於祭祀之際。以美號稱之耳。下章稱湯為武王。是其例也。

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

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

蘇氏轍曰。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率循履。



禮黃氏佐曰率履正是五典自彼惇之意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

越王氏安石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遂視其民徐氏常吉曰視與視民不忮之視同則

既發以應之矣王氏志長曰契能以身相土契之孫也

人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截整

齊也孔氏穎達曰有截謂守其職不敢內侵外畔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

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集說**

鄭氏康成曰立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

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輔氏廣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為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此章又敘契及相土之事。○朱氏善曰。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為治也。非有武德而何。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率履不越。自己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為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不應者言之。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立王以桓。撥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何氏楷曰。契始封商。至相土遷於闕伯之虛。以主大火。厥後湯以亳興。其地即在商邱東南。是開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



反

昭假音格遲遲上帝且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

命會也。毛氏萇曰：至湯與天心齊。○孔氏穎達曰：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范氏處義曰：

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降猶

生也。朱子曰：如維嶽降神之降。遲遲久也。徐氏光啓曰：遲遲，祗敬。式

法也。王氏安石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黃氏佐曰：式字有

表正萬邦之意。九圍九州也。孔氏穎達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

謂之九圍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朱氏公遷曰：先祖指契與相土言之。明德，即以

濬哲言  
之也。

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

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

王氏質曰。聖敬隨日而升。徐氏鳳彩曰。人心敬則

日升。怠則

以至昭假於天。

鮮于氏旣曰。假。感格也。

久而不息。惟上

日墮也。

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

郝氏敬曰。式九圍為君師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朱子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

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閒斷。成湯之聖。稱其德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嚴氏粲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



人適相符合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湯無所覬倖。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朱氏公遷曰。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致天人交與之妙。二者皆非一日之積。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此見成湯起為天子之故。

○受小球

音求

大球為下國綴

張衛反

旒

音流

何

音賀

天之

休不競不綌

音求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迺。

子由反

**集傳**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

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

天子之所執也。孔氏穎達曰：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

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圭。○曹氏粹中曰：玉藻

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摺大圭，執鎮

圭。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

安四方。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下國諸侯也。綴

猶結也。孔氏穎達曰：內則云：衣裳絰裂，紉旒旗之垂者

也。孔氏穎達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

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

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梁氏益曰：公羊如旗之

傳注：綴係屬也。

繆。音為旒所綴著也。鄭氏康成曰：結定其心，如旌旗之

繆。○嚴氏粲曰：詩故云：旗



所垂為旒。眾旒所著為縵。○梁氏益曰：縵者，旗之正幅也。著者，綴也。○朱氏公遷曰：此言綴旒，猶卷阿所謂四方為綱，易所謂拘係之，乃從維之，皆以喻其固結而不散也。何荷，何氏楷曰：何，說文也。言承任天之嘉美於我。競強，綌緩也。優優寬裕之意，故為眾諸侯所歸鄉也。

道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

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輔氏廣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小國大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縵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何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祿之所聚也。○朱氏善曰：為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

繆。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德也。既為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

○受小共

音恭叶居勇反

大共為下國駿

音峻

厖

莫邦反叶莫孔反

何

天之龍

叶丑勇反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叶德總反

不難

奴版反

不竦

小勇反

百祿是總

子孔反

**集傳**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

共之貢也

嚴氏粲曰萬邦惟正之供。○郝氏敬曰共供通

鄭氏曰共執也。猶小

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

厚也

嚴氏粲曰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

董氏曰齊詩作駿



駭梁氏益曰。隋書以為齊詩魏代已亡。今舉其說。蓋雜見於傳注者耳。謂馬也。輔氏廣曰。當從董說。

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喻。○胡氏一

桂曰。駿駭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

我乎負。龍寵也。鄭氏康成曰。龍當作寵。榮名之謂。○孔

載也。氏穎達曰。何天之龍與上何天之休。其

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宜為榮名也。敷奏其勇。猶言大

○李氏樛曰。與為龍為光之龍同。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

進其武功也。難恐。竦懼也。李氏樛曰。不難恐。不竦懼。毅

心。此百祿所以

總聚而歸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

後能進其武功。不震動不難竦。即周頌所謂無貳

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

震動。不難竦。○朱氏善曰。為下國駿駭者。譬之於馬馬

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下之寵矣。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曷

漢書作遏阿葛反叶阿竭反

苞有三蘖

五葛反叶五竭反

莫遂莫達

叶

悅反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

叶房越反

昆吾夏桀

**集傳** 賦也。武王湯也。

曹氏粹中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王氏質曰。前詩先言武湯。次

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爲盛。卽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非諡也。

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

顏氏

師古曰。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爲先也。呂氏祖謙曰。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曷。遏通或



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

歐陽氏修曰大者為本小而附者為

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

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

紀杞姓孔氏穎二音達曰鄭

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

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

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與桀

同日亡故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言湯既受命載旆

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

鄒氏泉曰遂肆其惡也達

行其志也而天下截然歸商矣

段氏昌武曰截者定於一之謂也

初伐韋次

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歐陽氏修曰湯

已為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蘖。并其本而去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於是

○黃氏佐曰。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復桀。知所改圖也。及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苟徒以為治亂者。必先其黨。翦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

反 鉏里

實維阿衡

郎反

實左

右

商王

**集傳**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

孔氏穎達曰。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劉氏敞

曰。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即仲虺云。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



此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朱氏公遷曰此字指成湯時言

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范氏處義曰此詩據商祖之所自出而言則湯以前

為商之允也天子指湯也。何氏楷曰贊湯有聖德信乎其為真主降言天

賜之也。朱氏公遷曰即賚弼之義卿士則伊尹也。孔氏穎達曰君爽注云伊尹名摯湯

以為阿衡至太甲改為保衡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言至於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鄭氏康成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

平故以為官名。○郝氏敬曰古字阿倚通

**集說** 孔氏穎達曰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蘇氏轍曰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

次定詩經甫寸說彙纂卷二十一 商頌

振動之憂與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興。○輔氏廣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天心。降子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朱氏善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子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總論**

陳氏櫟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



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集傳**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

其祖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

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

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案大

禘不及羣廟之主

馮氏復京曰。陸淳云。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

羣廟。朱子蓋同陸說。

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

也。

**兩**

序長發。大禘也。○孔氏安國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廟。○孔氏穎達曰。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嚮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為禘也。○劉氏敞曰。禘於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王氏安石曰。長發。序以為大禘之詩。雖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陳氏祥道曰。陸淳謂禘祭不



兼羣廟爲其疎遠不敢擬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禘爲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爲然今據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與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于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蓋禘之爲言諦也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一則如許慎爲審禘昭穆張純謂諦謏昭穆尊卑之義是也斯則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此詩末章舉及阿

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因大禘之一證也。書盤庚篇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  
 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  
 出。故為追享。禘。羣主皆朝於太廟。故為朝享。禘。禘  
 皆以享名。而禘尤大於禘。故以太享名也。盤庚言  
 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為大禘。信  
 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  
 ○楊氏云。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  
 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今案篇首。即以  
 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馨而言。未嘗不及  
 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而曰。帝馨。而後謂之  
 馨之名。而後謂之及馨耶。禮記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夫禘之名。祭天。古  
 矣。然考之此詩。曰契。曰相。土。曰湯。曰伊尹。則與郊祭之  
 制未協。故王肅以為宗廟之祭也。案殷制。夏祭亦名禘。



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而言。相士若以為五年殷禘。鄭康成於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經述商所由興。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故朱子以此宜為祫祭之詩。然以經無明文可考。未定厥義。今錄諸儒之說。近於禘祫者。俾後有所徵焉。

撻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面規反

入其阻裒

蒲侯反

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象呂反

**集傳**

賦也撻疾貌

曹氏粹中曰言其兵威神速。○徐氏鳳彩曰德綏者宜緩威震者宜疾積

衰之後非可遲疑重發者也

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裒聚湯孫謂高

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

楚人叛之

孔氏穎達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嚴氏粲曰解頤新語

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

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

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荆及衡陽為荊州乃在南即荆

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也詩人

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

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

其險阻以致其衆

朱氏公遷曰叛則散以亂哀以聚之

哀旅謂斂人心之渙散收荆楚之叛

衆而致其來如所謂是致是附也

盡平其地使截然

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

此與朱氏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為荆楚蓋荆楚

此與之也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



原九歌  
可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截然齊一。○李氏樛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及商室中微。世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輔氏廣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奮伐荆楚。知所怒也。采入其阻。不憚勞也。哀荆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爲高宗之功緒也。○朱氏善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既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信乎其無愧於爲湯之孫矣。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都啼反

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集傳**

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孔氏穎達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

之西○曹氏粹中曰漢志隴西郡有氏

道縣羌即西羌婁丑畧反羌之屬也享獻也朱氏善曰謂獻

其方世見曰王孔氏穎達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

物也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

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

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粹中曰商居河洛之閒則荆楚在國南鄉昔成

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朱氏道行曰氏羌其種不一故曰莫



不。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輔氏廣曰。既以克之。則慰安之。戒救之。使之循其常禮而不敢為異也。○朱氏公遷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徐氏鳳彩曰。上章以威克。此章以文告。

○天命多辟。璧音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

禍適。

直革反

稼穡匪解。

音懈叶訖力反

**集傳**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

郝氏敬曰。責讓也。

○言天命諸侯。

曹氏粹中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

命也。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鄭氏康成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

以云。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黃氏佐曰。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屬。正

所謂述。職也。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

免咎矣。項氏安世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適。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鍾氏惺曰。以禍

適為言。商道先罰後賞也。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

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

**集說** 李氏樗曰。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王。以見諸侯無不

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於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卷。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



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為賞罰。誠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上章言夷狄率服。則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季氏本曰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匪解。則能安民。而諸侯之職修矣。所以免禍適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據諸侯免禍之心而言。

○天命降監。下與下民有嚴。叶五不僭不濫。不敢

怠遑。命于下國。叶越封建厥福。叶筆

**集傳**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孔氏穎達

白左傳曰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

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朱氏公遷曰天之視聽在民則

聰明明畏皆自我  
民矣非可畏乎  
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

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集說**

輔氏廣曰言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

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朱氏公遷曰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勤政事畏民以盡畏天之實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荆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祚之久長皆不僭濫怠遑以致之耳苟不務此而唯威力之是尚則民若即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



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集傳**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敝極表也。嚴氏梁曰言政教取

正於此也。○沈氏萬鈞曰。極中之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朱氏公

救明盛皆以中興氣象言。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高宗能治都邑使風俗翼翼然禮遜

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為風俗也。其聲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朱氏公遷曰。殷道中衰國勢頽靡。四方慢易而弗庭者久矣。及高宗振厲而都

邑尊嚴復為民極而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  
之功所以不可及也○何氏楷曰身壽考則經營必周  
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為烈而子孫  
崇報之所以不容已歟

○陟彼景山

叶所旃反

松柏丸丸

叶胡員反

是斷

音短

是遷方

斲

陟角反

是虔松栢

音角

有挺

丑連反

旅楹有閑

叶胡田反

寢

成孔安

叶於連反

**集傳**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

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

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

丸丸直也

錢氏文子曰

遷徙

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丸丸直也

丸丸圓直也

遷徙



徐氏常吉日。斷是斷之於景山。方。正也。謝氏枋得曰。以繩墨取方正。

虔亦截也。季氏本曰。如。槌。長貌。孔氏穎達曰。槌以長。為善。故槌為長貌。旅。

衆也。孔氏穎達曰。言為。桷。閑。閑然而大也。薛氏漢曰。寢。與衆楹。故訓旅為衆。

廟中之寢也。何氏楷曰。闕宮篇詠新廟亦。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安。所以安高。

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

數。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嘉武丁之德。立其廟為高宗。既成始耐。

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畧同。未詳

何謂。



輔氏廣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略

同者。蓋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劉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耐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郝氏敬曰。此與魯頌新廟異。魯更新此始作也。



許氏謙曰。高宗中興之功。必以伐荆楚為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猶復

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朱氏公遷曰。一章稱伐楚之功。二章述戒楚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故。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

句 劉氏瑾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  
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

**集說**

蘇氏轍曰司馬遷言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為  
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

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

因此詩有奮伐荆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

以韓嬰之說為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

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

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

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

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

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劉氏瑾曰

闕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

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

朱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郝氏敬曰。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桀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為國。此宋之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

# 商頌五篇十六章 一百五十四句

**集說**

班氏固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娥姜嫄契稷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狂大妣之

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大。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張子曰。商頌之詞粹。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二十一

商頌

三